



此
書
寫
於
北
京
故
宮

陈文良 魏开篷 李学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名园趣谈

陈文良 魏开肇 李学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封面题字 林 眇 涵

北京名园趣谈

陈文良 魏开肇 李学文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½字数：277千字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2,400册 定价：1.00元

统一书号：11040·4451

《北京名园趣谈》小序

明清两代为北京留下了不少名园。如今我们仍然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这些园林中的湖山之美，宫观台榭之盛；可是由于时序流迁，这里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已经不可能在今天的园中看到了。《趣谈》将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资料，它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帝后的生活细节，熟悉老北京的风土民俗是有价值的。

《趣谈》主要是参考金梁等辑录的一部《北京城郊公园汇编》资料写作而成。金梁，清末曾在清宫内务府任职多年，充当过侍读，官授太子少保，宫苑中的许多故事是他亲自看到和亲自听到过的。这些无疑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作者还搜集了一些明清保留下来的图画和照片，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明、清社会有趣而又有益的形象资料。

从一滴水可以看大千世界。这些宫苑生活，虽属上不了史传的琐事细故，但对我们深入地了解旧社会，从而正确地理解新社会，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颇为有益。读者不把本书视为助谈、解颐的笑料，这就是作者的希望所在了。

乔 匀

一九八二年十月

引言

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在文化史、建筑史和园艺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尽管它们遭到了无数次兵战的毁坏和洗劫，经历了多年风雨的侵袭和摧残，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劫掠，使我国的园林蒙受了世所罕见的厄运。但是，遗留到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一部分，仍不愧是世界园林中的珍品。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从元以迄清，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千年来，在这里建造了许多优美的园林。它们是我国园林艺术优秀杰作的一个局部。至今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

中华民族的造园艺术，若是只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三辅黄图》这部文献，那就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部书对于当时园林的叙述、描写，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秦汉时代的上林苑，已是“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养百兽……植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是一所规模宏大的自然山水宫苑。汉武帝在建章宫内修造的太液池和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实质上是山东沿海岛屿的移建；而北京的北海、中南海又是这种移建的艺术加工，遗留到今天供我们游览。

历史上的实景名园多已不存，现今留下来的多属明清两代建造的园林。当然我们从一些文献中，还是可以窥见当年园林的梗概，如汉代班固、张衡的《两都赋》、《两京赋》，

何晏的《景福殿赋》，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

北京园林有许多过去是帝王宫苑，这里曾是皇帝听政和息憩的场所，在这里曾有过一些轶事、趣闻。

如今，当我们攀每一座山，游每一水池，登每一座阁，观每一处景时，在赞叹景色之余，总希望能了解到一些不见于史传的掌故、传说、趣闻，从中吸吮一些教益。

这本名园趣谈就将向你提供这方面的丰富内容。

为编写本书我们查阅了有关北京园林的专著和散见的很多论述，还翻阅了一些较为少见的重要资料，如《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朱偰编，一九四七年商务印书馆），《唐土名胜图会》（日·冈田玉山尚友编，日本文化三年——一八〇六年刻本），《金銮琐记》（高树撰，一九二五年石印本），《慈禧传信录》（沃丘仲子著一九一八年崇文书局），《北京民间传说故事资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九六〇年油印本），以及康熙、光绪两朝修纂的两部《顺天府志》。特别要一提的是金梁先生各种有关北京园林史料的抄本，因为它是编写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这些抄本收辑了清末宫苑中的许多典故、轶事，不少资料是作者多年在清宫的所见所闻。金梁，字息侯，在清宫内务府任职多年，充当侍读，曾授太子少保。对宫中生活、典仪甚是熟悉。民国后，参加过《清史稿》的编纂工作，并编录了一些有关清末史料，如《清史稿补遗》、《清宫史略》、《清帝后外传》、《长春园图册》等。解放后，他在文史馆工作，编写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金氏于六十年代在北京病故。

我们这本小册子，力求内容不与或少与其他类似著作重复，侧重在“趣闻”，选入不少历史插画、图片，图文并

茂。也由于“趣闻”的局限，难免有不实之处，望读者指正。承蒙林默涵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表示感谢。

作 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

社稷坛（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位于北京紫禁城的右前方，面积三百六十二亩。唐代这里是古幽州城东北郊的一座古刹。辽代，在海子园建瑶屿行宫，将这座临近御苑的古刹扩建成大型僧刹兴国寺。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兴国寺被圈入皇城内的宫门左侧，再次扩建为万寿兴国寺喇嘛庙，专供皇帝率领大臣拈香作佛事。明成祖永乐年间建北京宫殿的时候，根据“左祖右社”制度，于承天门（天安门）之右，把万寿兴国寺改建扩展为社稷坛，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美国侵略军的司令部曾设于此。1914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在10月10日这一天正式开放，取名中央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

明清时代的社稷坛

古代帝王、诸侯祭祀最为隆重的是社稷神。《白虎通》中说：“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上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这社神和稷神，其实就是埋在社稷坛中央的一块长石和一根长木。

祭社稷的时候，在社神和稷神的配位上有两位深受人们爱戴的“农业专家”。位享太社的神叫句龙，是神农氏的十一世孙，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土壤学家”，能辨别土壤的性质，能种植各种农作物。颛顼高阳氏时代充任“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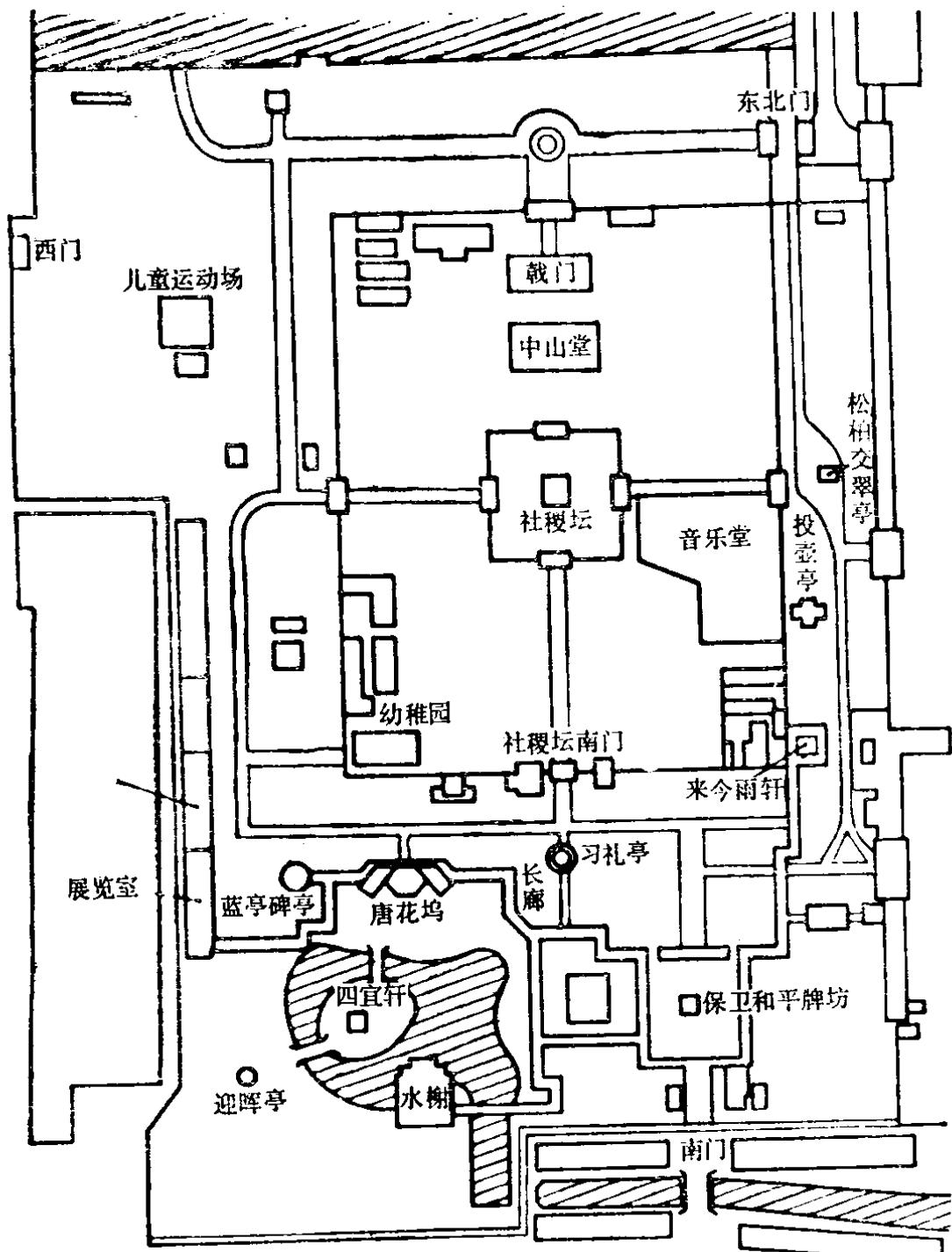
正”官，死后，人们怀念他，尊他为后土。位享太稷的神叫弃，是古代一位精通农事的“农艺师”。传说，弃的母亲是邰氏女姜嫄。她在一次郊游时，发现地面有很大很大的足迹，便试想用自己的足踏上，比一比大小。但是刚一踏上，就仿佛精神上受了一种什么感动，回来就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人们看不起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将他遗弃在荒郊。可是牛羊哺育他，天上的群鸟使他温暖，人们把他抱了回来，取名为弃。弃从小喜欢农业，做游戏时，总是把野生的谷物播种到地里。后来果实成熟了，比野生的大且肥，又甜又香。他教会了人们种植，生活有了保障。他鼓励人们从事农业劳动，创造更加丰裕的生活。直到今天，在山西省闻喜县的稷王山，生产一种五色石子，有的象麦粒，有的象绿豆……，传说这是弃遗留下来的种子变成的。人们把这些石



民国初年拍摄的紫禁城南部及太庙、社稷坛鸟瞰

子叫“五谷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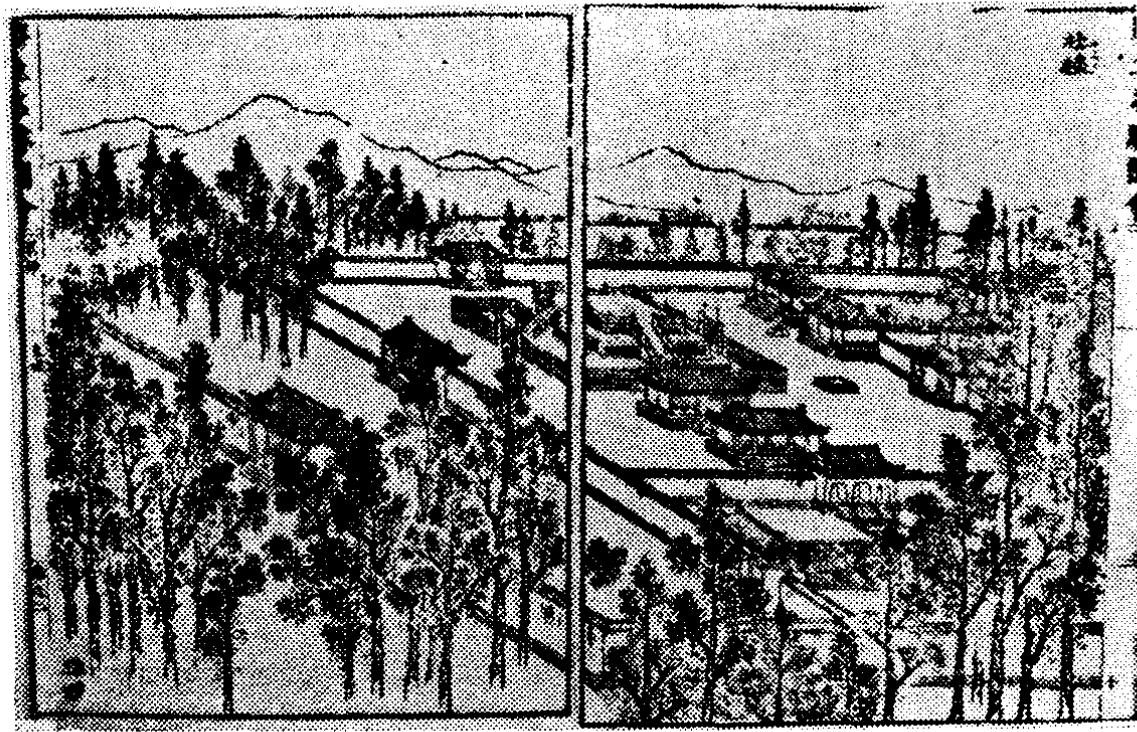
帝王在都城设的社稷坛叫太社太稷，全国各郡县设立的坛叫社稷，都城由帝王主祭，郡县由帝王派出的郡县官吏主祭。因此，在我国各省各县都有大小不等的社稷坛。



中山公园平面图

明清两朝的社稷坛座南朝北，坛北正门三间，进正门又有大戟门，戟门南有拜殿，再南就是社稷坛台。

社稷坛台为三层方台，每层用白石栏杆圈围，中间填足三合土。最上层方广是四丈七尺九寸五分，中层方广也是四丈七尺九寸五分。祭台的地基全部用的是汉白玉，雪白明亮，气派非凡。上层铺垫五色土。古代传说黄帝是居天下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四方又各有一个统治者。东方是太皞，辅佐他的是木神，手拿一个圆规，掌管春天；南方是炎帝，辅佐他的是火神，手拿一根秤杆，掌管夏天；西方是少昊，辅佐他的是金神，手拿一把曲尺，掌管秋天；北方是颛顼，辅佐他的是水神，手拿一个秤锤，掌管冬天；黄帝居中央，辅佐他的是土神，手拿一根绳子，掌管四方；他有四张脸，四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依据天干地支和五行的学说，金木水火土是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五种物质，它们代



社稷（清嘉庆朝绘）

表五方五色。所以，坛台上的五色土，是全国领土的象征。皇帝祭祀社稷的时候，就把全国各地的“太岁神”都集中到坛台上主祭。坛台的黄土中央处，有一两尺见方的土龛，龛内埋藏着一根长三尺六寸，见方一尺六寸的石柱。每逢冬至、夏至，皇帝都要来这里主祭，合祭社主和稷主。如果两坛分祭，祭太社的坛叫社坛，龛内埋着社主石。祭太稷的坛叫稷坛，龛内埋着一根木柱，尺寸大小与石柱同，叫稷主。在通常情况下，合祭时只用社主不用稷主。但有时把社主和稷主都埋在一个土龛内。因木石合埋一龛，好似夫妻合葬，当木柱腐朽就要重换新的木柱，人们便笑着说，太社要续新人了。后来，乾隆皇帝得知此事，觉得这样拿社主开玩笑，太不严肃，于是下令取消稷主，只用一个社主。



后稷像（绘于明以前）

本来在远古时代，人人都可祭祀社稷，以表示对土地和谷物这两种实物的特别崇敬。当时的祭典也十分简单、原始。只是在祭奠时，扫地为坛，上放一把土和一根高粱根，就算祭典终结。后来演变为“民社”和土地庙。



民社图（绘于明代以前）

殿，朱元璋怕惹恼了上天，“天地之气”不接，没有建殿，只是改为若祭日逢雨，就在宫内斋宫遥祭。明永乐时，朱棣在北京营建宫殿坛庙的时候，社稷坛的制度与南京同，只在坛台北面多建了一座殿宇，平时不用，只在风雨时在殿内面向南方的坛台设供行礼，故此取名拜殿，这个仪礼直到清亡。

拜殿 现在坛台北面的中山堂，原是明清两朝的一座拜殿。按照典章，社稷坛内不应设飨殿，因为它所祭祀的是土地神和五谷神，土地必须承受风雨霜露以接天地之气，才能生长五谷，所以“社稷之礼坛而不殿”。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的社稷坛，就只设坛不设殿。即使偶遇大雨，衣冠和坛台的祭品被雨水淋透，也不敢随便动弹。后来很多大臣建议增建一座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美国提督在这里专设办公室，策划烧杀抢掠的罪恶活动。1923年重修拜殿，做为各界团体集会举办展览的场所。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在拜殿停放棺椁接受北京各界人士的瞻吊。当时前往吊祭的各界人士达七十余万，花圈、挽联满园皆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赠送的挽联特别引人注目。挽联的原文是：“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身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



1924年1月李大钊与孙中山在广州

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间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戟门（中山堂后殿） 清朝这里是社稷坛的正式宫门——大戟门，简称戟门。宫门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里陈列二十四支大铁戟，共七十二支。大戟门的铁戟，是一丈一尺长的“银镦红杆金龙戟”。将这种金碧辉煌的古代重要兵器，插在朱红木架上，排列于宫门左右，既壮丽，又威严，是封建帝王显示威严的一种陈设。1900年，美国侵略者将这些铁戟劫持一空。1914年，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将社稷坛宫门改装为殿堂，撤去六扇金钉兽面门，前后安装玻璃窗门，内设图书阅览所。之后，屡易名。

门户 中山公园的门户很多，共有十座，社稷坛时代有七座，开辟公园后又增建三座。现着重介绍社稷坛时代的三座外门或大街门。

第一座街门，叫社稷街门或社稷坛门，位于今日“来今雨轩”东南，东向，宫门五间，门上悬挂“社稷街门”匾额。在清朝，它是社稷坛的正式大街门，但在祭祀时，清帝和王公大臣们并不由此门出入。因为从社稷坛的位置看，它位于坛东南，而在坛北。这座门只有举行献俘礼时才启用。每当打胜仗归来，将战俘赤身露体，用黄绒绳捆绑，由兵部押解，先到皇宫东边行礼。礼毕，再押至西边，通过此门，施行献俘礼。打胜仗的大臣在坛台上主祭，向社稷神报告胜利，用被俘的活人作为祭品，在街门外陈列。

第二座门叫社稷坛左门，座落在“来今雨轩”后面的路东，是社稷坛的旁门，皇帝主祭时，陪祭的王公大臣皆由此出入。明朝举行献俘礼时，皇帝坐在午门城楼上，楼上楼下布满王公和卫兵，仪仗队从太和门陈列到天安门外。战俘在此处向北跪着，由得胜班师而归的大臣面陈，请皇帝给俘虏定罪发落。

第三座大街门，名叫东北门。在明朝，专供兵卒、夫役以及参加祭礼的小官吏出入。在清朝，则是社稷坛出入的总大门。正中门洞专供皇帝出入，左右两门洞供王公大臣、夫役、兵卒、太监等出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这东北门成了美国侵略军屯集粮草的仓库和囚禁中国人的监狱。1900年8月17日，美国侵略军在午门举行占领式，一些被迫为侵略军驮运粮草的中国平民，从阙右门外的门洞里向午门方向看了两眼，侵略军的炮兵立即架起机枪，将十几名中国百姓，屠杀在社稷坛东北门外的场地上。

中山公园里的风景建筑

从1914年起，社稷坛被辟为公园，在内坛墙外四周陆续建起了不少风景建筑。东部有松柏交翠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西部有迎晖亭、春明馆、绘影楼、唐花坞、水榭、四宜轩，另外还有从其他地方移来的建筑和叠石。

保卫和平坊 在南园门内，社稷坛辟为公园后，南园门成了公园的正门。迎门是一座纯白色大理石三脊单檐牌楼。这座牌楼原来建在东单牌楼北大街，坊顶琉璃瓦呈碧蓝色，七脊单飞檐，样式与故宫大高殿门外的东西牌楼和颐和园排云门前的大牌楼同一格式。它记录了清朝政府的腐败，也铭刻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雄业绩。

1900年6月，正值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调兵进京。各国使馆人员更加骄横无忌，不可一世。德国公使克林德尤为突出，曾亲自带领侵略军成批屠杀中国人民。6月20日上午，正当克林德乘轿经东单牌楼西总布胡同口时，被有爱国义愤的青年军官恩海开枪击毙。这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然而，清朝政府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宽恕”，竟然把仗义勇为的青年军官恩海交给德国使馆，作为祭奠克林德的祭品，由德军残害致死。还同意在恩海击杀克林德的马路上，建造高大的大理石牌楼，取名“克林德碑”。在牌楼上还用英、法、拉丁、汉四种文体，刊刻光绪皇帝的道歉上谕。这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帝国主义战败，北京人民群情激昂，捣毁了“克林德碑”，为中国人民雪耻。然



民国初年的克林德牌坊